

增批
皇朝
奏
蜀
初編
卷一

六氣陰陽論
合用
太極五行圖
人身公陰陽圖
伏氣

會稽章虛谷先生編注
海甯王孟英先生評點

增批評點
醫門棒喝

宣統元年歲次己酉六月

陽湖汪洵書



醫門棒喝卷之一目錄

序

條例

自題

六氣陰陽論 附答問

太極五行發揮

人身陰陽體用論

傷寒傳經論 附論伏暑 治案

醫門棒喝卷之一

會稽虛谷章楠著

六氣陰陽論

山陰受業孫廷鉅震遠參訂
雪帆居士田晉元評點
海甯王孟英士雄增批評點

統觀此集皆發明聖經精蘊針灸諸家瑕疵所以名棒喝也凡道有三乘此醫道之最上乘者故如問難辨駁諸人皆聰明博洽猶不能領其旨趣所謂太古之音知者既少陽春白雪和者寡矣止此數語闡明內經千百言之理使閱者了然心目

內經言六氣者。風寒暑濕燥火也。六氣各異。變化無窮。要不出乎陰陽。陰陽由混元一氣而生。一氣者太極也。陰陽者易之二也。六氣者易之六爻也。八風方位。即八卦也。陰陽相生。六氣變化。八風轉旋。而萬物生長化收藏。以至疾病疴癢。猶易之陰陽相交。六爻變動。而至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錯綜交易。而吉凶悔吝之兆。變現無盡也。羲聖作八卦以垂象。軒岐論六氣以明病。同出陰陽太極之源。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夫六氣由陰陽所化。仍不離陰陽之體。是故寒為陰。火為陽。風為陰中之陽。暑為陽中之陰。濕為陰而與火合。則名暑。風與火合。則化熱。燥屬陽。風與寒合。則化清。燥屬陰。斯陰陽變化而成六氣之異也。若合五行而配四時。則風木主春。火主夏。燥金主秋。寒水主冬。濕土貫四季。而主令於長夏。未月。蓋土

本先天太極之廓為後天萬物之母。故通貫四氣而主乎中也。以六氣配一歲。則初之氣風木。二之氣君火。三之氣相火。四之氣濕土。五之氣燥金。六之氣寒水。每氣各主六十日有零。以周一歲。三四火濕相交。合而為暑。故夏至後病名暑。而濕土主令於夏季也。此特言主氣也。主氣為地氣。靜而有常。故歲歲如是。又有客氣為天氣。動而不常。故每年轉換。如子午年。初之氣寒水。丑未年。初之氣風木。寅申年。初之氣君火。卯酉年。初之氣濕土。辰戌年。初之氣相火。巳亥年。初之氣燥金。又有主客五運。主運每年自木運起。至水運終。歲歲如是。客運者。如甲巳化土。甲巳年為土運。乙庚化金。乙庚年為金運之類。每運主七十二日有零。而一歲以初運統之。主者主於內。客者行於外。主客運氣流行天地間。則有亢害勝復之變。而人之災病作焉。此言其略。詳在內經耳。然五行之火一六氣之火有二。何也。丹溪曰。君火。人火也。相火。天火也。君火以名。相火以位。余竊謂不然。夫六氣流行於天地間。為天人合一之道。但可以君相分體。用不可以君相分天。

不解其義妄
改為名丹漢
又穿鑿臆斷
大乘經旨今
以體用分君
相實闡千古
之秘而傳軒
岐之心

古來聚訟紛
紛今後方有
定論以下暢
發天人合一

人也。君火以名。仍當遵經作明。何也。蓋光明洞徹者。火之體也。名之為君。溫煦燔灼者。火之用也。名之為相。無用則體無以行。無體則用無以立。火之體用流行。四氣從之而變。以成造化之功。一如君相之經綸天下也。然則將有所據乎。內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緣心之神明。靈光炯炯。恰如君之正南面。而無為無不為。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雖無聲臭。實則主宰萬幾。神明莫測。故人之心。火名為君火。而其運用施為。生化氣血者。相火之功也。相火雖寓於腎。而與心火貫通。良由同出先天混元之根也。自相以下。皆聽命於君。故經曰。君明則下安。若心神恬靜。則相火奉令而不妄動。氣血安和無患。是故君火為體。相火為用。體用雖二。究其源實則一火而已。天地之神明主宰。君火也。陽氣之流布化生。相火也。所以六氣之序。君火之後。次以相火。從體發用之意也。相火以後。次以濕土。火生土也。君火為少陰。相火為少陽。是陰一動而變陽。亦即從體發用之理也。是以六氣變化之機。權在火。故人心志感觸。相火隨機而動。一身氣血從

之理殆無遺
蘊而較內經
尤覺簡明

陰陽變化微
妙無窮苟非
深通經旨焉
能察識其端
自古如丹溪
景岳之稱名
家者猶不能
悟其至理而
多臆說存鑿

而運用流行與天地之君相火動四時隨之變化而萬物生成同其機括是為天人合一之道也。人與天地同根故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天地之水火若人身之血氣五行以配五臟六氣以配六經二十八宿以合二十八脈日月光華猶耳目聰明土石草木如骨月毛髮雷電風雨若聲息涕淚江河湖海如血脈周流骨節交會若分野度數自微而著若合符節而一身具太極之體為一小天地也。所以六氣亢害則病外感五志妄動則病內傷內傷外感之病皆由六氣陰陽偏駁所致論其變狀殆難盡數究其綱要察其陰陽而已。經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然則察之奈何。試觀六氣之中寒為陰邪若傷人之陽經則發熱而又畏寒畏寒者陰邪之象也發熱者陽經之徵也若寒傷人之陰經則但畏寒而不發熱以陰邪在陰經故無陽象也如寒邪始在陽經不解傳裏而變為熱邪此陰邪隨人身之陽氣而變也若寒傷陰經而不扶陽救本以至吐利厥脫此身中陽氣隨陰邪而亡也。又如火濕合氣名暑人感暑邪

時醫不識者
必兼濕見熱
投涼使濕閉
熱伏變痲變
脹而至危殆
觀此亦可以
省悟矣

所以有君相
之名
要義毋忽

若稟體多火。則暑隨火而化燥。稟體多寒。則暑隨寒而化濕。此邪之陰陽
隨人身之陰陽而變也。又如風邪傷人。在冬令成傷寒病。春夏時成風溫
病。此邪隨時令陰陽而變也。或冬傷寒。至春發為溫病。此邪因久鬱而變
也。或溫病過服涼藥。變為寒病。此因藥氣而變也。有內熱而外反畏寒者。
表陽被鬱也。有內寒而外反發熱者。虛陽發露也。以此推之。六氣之變化
無窮。要必隨類隅反。察其陰陽而已。然猶必知其要者。所謂六氣變化機
權在火。如君相出令。天下皆從。劉河間有見此理。故云六氣皆從火化。以
寒涼藥主治。但此理止可論邪。不可論病。何故。蓋邪氣傷人。隨人稟體而
化。如上所云。稟體多火。暑隨火而化燥。多寒。暑隨寒而化濕之類。故當隨
病審察。或不知此。而概施寒涼。豈不誤哉。况天地六氣之火。固易傷人。而
人身君相之火。常相因為病。故東垣曰。相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兩
立。此謂人身之火也。張景岳非之。云相火元氣之本也。豈可謂之賊。此兩
說皆各有理。不可偏廢。緣君火妄動。相火熾然。即忿怒等火也。欲動火炎。

讀書得聞如此方可論古

各執經義一節而非全經之理互相抵牾其病均也

元氣傷耗。故謂之賊。內經云。壯火食氣是也。若心君安泰。相火奉令。默贊化機。陰陽和平。元氣賴以生長。故為元氣之本。內經云。少火生氣是也。東垣論其變。景岳道其常耳。是故外感之與內傷。或寒或熱。必因人而變。虛實陰陽。參互錯綜。而治法隨宜。不可偏執也。若丹溪之論陰陽也。謂經言一水不勝二火。故云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立論以滋陰為主。揆其意。以六氣有君相二火。而寒水止一氣也。遂謂陽有餘而陰不足。張景岳非之。言世間五湖四海。水多火少。乃謂陽常不足。陰常有餘。強引大易扶陽抑陰之言立論。以助陽為主。竊觀兩家之論。皆引經據典。各有見解。而冰炭若是均。非陰陽至理故也。若求至理所在。焉有互異之見哉。夫六氣皆陰陽所化。豈可執枝葉之短長。即謂根本之有餘不足乎。內經言一水不勝二火者。論痺證陰陽偏勝之病。非論陰陽之理也。而况君相虛名。火本無二。若以跡求。用陽燧照日。則火發。以錐錐木。則火出。金石相擊。則火飛。煤者土類。而可代薪。海中夜有火光。是徧界有火。豈止二者而已。又如用方諸

對月則水流。雲興則雨降。掘地則泉湧。黃河晝夜奔流而不竭。是水亦徧滿世界也。固非水不勝火。亦非火少水多。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不過隨感發現。如世之呼人者。呼張則張。呼李則李。應孰為不足。孰為有餘乎。是兩家之說。均為戲論。非有實義也。至於大易扶陽抑陰之言。尤當辨別。非可論醫理也。蓋易論治世之道。以陰陽喻君子小人。故必扶陽抑陰。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世道治矣。然以陰陽喻小人。君子則可以。小人君子。喻陰陽。則不可。何則。治世者。必盡除小人為善。若天地間。陰衰陽旺。已有亢害之災。如陰盡陽孤。則萬物不生。天地否塞。何有世界乎。人身陰陽。即天地之陰陽。一體無二。故陰陽偏勝。則病。陰陽孤絕。則死。以是見大易扶陽抑陰之言。可以論治世。不可論治病也。醫之治病。必先究明陰陽之理。此而不辨。何可論陰陽哉。世有誦丹溪景岳之說者。或謂陽常有餘。而用知柏為主。或謂陽常不足。而用桂附為宗。皆尋枝摘葉。非可論陰陽至理也。不明陰陽至理。焉知六氣變化。不知六氣之變。則其見解必至於

應篇首而辨其體用義理俱盡矣
論景岳書後有論易理更詳晰也

偏或偏於陽。或偏於陰。則論證辨治。難期盡善。非如聖經之可萬世遵守。而無弊也。欲究六氣陰陽之理者。豈可不溯流窮源。而後知常通變。以免偏執之害哉。羲聖畫八卦。軒岐論六氣。皆本陰陽太極。其體則同。而易經論治世。以扶陽抑陰為主。內經論治病。以陰平陽秘為宗。其用則不同也。用既不同。豈可引易註以論醫理哉。若以扶陽抑陰論醫。則必至偏勝之害。世俗誦景岳者。每援易說以治病。目視雲漢。自謂高古。不知蹈於乖僻。傷人冥冥之中。皆由食古不化。不明陰陽至理故也。

此篇當與後太極發揮。人身陰陽體用論。論景岳書。原痘論等參看。則陰陽生化之道。天人合一之理。明晰詳盡。無遺蘊矣。

或問。內經法天道之秘。以六氣昭示後人。今論中云。火濕二氣。合而為暑。敢問。火濕二氣。作何安置乎。

答曰。大凡經文。須要活看。不可固執。無如經雖昭示後人。而後人之不明六氣者久矣。蓋經旨有論六氣流行之理。有論六氣為病之理。原有

千古無人說破

區別如云初之氣風木。二君火。三相火。四濕土。五燥金。六寒水者。論六氣流行之理也。如云風寒暑濕燥火者。論六氣為病之理也。自古多以暑為相火。病人莫敢違。是不知流行之理。與為病不同。故竊謂不然。而言火濕合氣為暑者。經旨如是耳。試觀經云。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暑與汗皆出。勿止。蓋溫者熱之漸。陽始充也。熱者溫之甚。陽盛極也。陽盛極則陰生。象乾卦之變姤。正當夏至節令也。經言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故火微則為溫。火盛則為熱。水微則為濕。水盛則為寒。是故陽盛極而陰生。即火盛極而濕生也。一陰生於夏至。其濕已動。濕雖動。而當相火司令。故言後夏至日為病暑。豈非表暑為火濕。二氣相合而成乎。所以流行之理。與為病不同。用一暑字以別之。若以暑為相火。病則夏至先後。皆相火司令。何獨於夏至日而分異其名。為溫為暑。其故亦可思矣。以其火濕合氣而成。故病有陰暑陽暑之異。或稟質陽旺。或感受熱多。則成陽暑病。或稟質陽虛。或感受熱多。則成陰暑病。如果

析理如是明
微而猶不省
悟固執陳言
自以為是其
不足與言斯
道矣乃先生
反復剴陳惟
恐人之不悟
具見婆心懇
切為何如哉

暑為相火。火為純陽。何有陰暑哉。其言暑與汗皆出勿止者。蓋濕火蒸騰而作自汗。汗出則濕去。而火亦得泄。或止其汗。則濕壅而遏。火不出。變證蜂起也。由是而知六氣流行與為病。迥有不同。豈可徒執死句。而不活看以求理乎。蓋六氣者。即是五行。以火為陽。為五行主。而有體用。彼四氣相從而化。一如天下之聽命君相。故分君相二火。而成六氣之名其實。一火而已。故其為病。則不能分君相。所以無君相之名。而仍稱一火。加一暑字。則與六氣流行之名目已大不同。故又申說先夏至日為病溫。是有火無濕也。後夏至日為病暑。是火濕相合也。使知火濕二氣各為一病。火濕相合。又為一病。名之為暑耳。良以六氣流行。即陰陽之進退消長。其偏旺偏衰之氣。錯雜不齊。如聲韻之有緩急高下。以故分為五行。列為六氣。正如聲韻之有節奏。方可循序調和。以歸於平。此聖人法則天地。而為參贊化育之制度也。由是言之。而六氣流行。本來一貫。死不可一一劃分。又不可混而無序。亦造化自然之理。今因火濕

二氣合而為暑。火濕作何安置者。謂如竹木二物。合成一器。則竹木更不能各為一器。故云作何安置乎。然則六氣流行。果如竹木之各為一物乎。抑本來一貫。不可劃分彼此乎。請再思之。又問。豈不見仲景云。太陽中暍者。白虎湯主之。白虎但能清火。而無去濕之藥。則暑非必有濕明矣。答曰。甚矣。子何固哉。余所論者是。暑氣非謂暑病也。暑氣為火濕相合而成。至其傷人。則又隨人稟質而變。子豈不見余前論中云。若人稟體多火。暑隨火而化燥乎。燥火合氣。正為白虎之證矣。若稟體多寒。暑隨寒而化濕。寒濕合氣。豈白虎湯所宜哉。是故暑門古方。有大順散。冷香飲等。辛熱之劑。又有六和正氣等。溫燥之方。又有桂苓飲。兩清濕火法。皆為補仲景書之缺也。且如仲景云。太陽中熱者。暍是也。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言太陽中熱。又身熱而渴。是火盛化燥之證可知。故主以白虎。其前條云。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孔遲。試問身重疼痛。脈又弦細孔遲。是為有濕乎。無濕乎。其脈證如

讀書不顧上
下文雖多何
為

愚而好自用
以其好自用
所以成其愚
能知義理之
無窮則不敢
自是此舜之
所以為大智
也

此可用白虎乎。抑不可用乎。略知醫理者亦必能辨矣。此條仲景未曾有方。良由其書殘缺之故。後賢謂宜清暑益氣湯。亦可以備采。然書雖殘缺。即此兩條觀之。一為火盛之暑病。一為濕重之暑病。病隨人之稟體變化。而暑之一氣為火濕相合而成。不亦顯然可見乎。既引仲景之書為證。何故但舉次條之白虎。而不察上條之身重疼痛。脈細之濕證乎。嗚呼。人之聰明知識有限。而事物之義理無窮。所以古人孜孜窮理。白首不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虛心體究。不敢自足。凡聰明博洽者。莫不自負。自負必自用。苟有一毫自用。則反蔽其聰明。不能徹悟其理矣。况余淺陋。更不敢自信為是。偶以一得之愚。竊欲發明經義。聊補古所未備。而以人微言輕。不能取信於世。固其宜也。然而言之是理。非理。以天下之大。必有能辨之者。更望高明君子。再加批駁。以期大明斯道。俾開茅塞。實為幸甚。若不體會至理。而執一己之見。以爭勝為能。非為明道起見。則亦毋勞費辭矣。或曰。經文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

此論燥氣有
風寒風熱之
分又當着眼

此篇當與太
極五行發揮

及論景岳書

未篇參看則

陰陽升降變

化之道可洞

日為病暑。其上文還有凡病傷寒而成溫者一句。今子斷章取義。果能盡合經旨乎。答曰。嗚呼。此正經文妙處。欲人隅反之意。蓋謂夏至前純陽之氣。則名溫。夏至陰生濕動。與相火合一。其氣已變。則當名暑。即使其人初傷寒邪。而過時發作。其邪已隨時令之氣變化。必當從時令而名其病。先夏至名溫。後夏至名暑。然則其所傷。本非溫暑。而發作於此時者。且當從時令以名病。則其感溫感暑者。豈反不應從時令之氣以名病乎。此舉反面托正意。則辭省而理愈顯。且確矣。惜乎後世。少能領會。各逞臆說。辜負經中妙義者。不亦多乎。

又問論中云。燥金之氣。由風寒風熱所化。考靈素越人仲聖。無此明文。想必有所本而論。請示之。

答曰。此言六氣。由陰陽變化而得名。原是經中秘旨。而不易領略耳。竊恐世之論六氣者。或作六種之氣。如物之各為一物。則不能會通其理矣。而不知名雖有六。實則陰陽二氣之進退而已。陰陽之進退。太極之